

秋雨的樣子



文學森林



查理森



似乎是不忍打濕時光沉湎於秋天之懷的美夢，卻也忘記了枝頭的山楂渴望洗滌青澀，換一身喜慶的紅裝。總之，人們期望的又一場秋雨沒有在預定的時間裏出現在預定的地點，它爽約了。

不驚時光之夢，算是成人之美；未給果兒沐浴，則又有些辜負重託。呵，秋雨，猶豫不決、心思縝密的秋雨。無法兩全自然其美、終需做出一種選擇的秋雨，來或沒來，都不為過。只是有約在先卻臨時繞道而行，即使有迫不得已的理由，也多少是一份遺憾。當然，我知道，千里之外，也許正有一場秋雨，滴滴罪罪，抒寫着光陰的故事。

而秋雨確是已經來過。十多天前的白露之夜——準確地說是從那天的傍晚時分開始，一場綿細清亮的小雨款款而至，從高天灑落下的那份清澈的涼意，讓持續的暑熱收斂了鋒芒。若斷若續的雨絲在無邊無際的暮色裏穿梭，為華燈初上的城市編織起一件輕薄飄逸的風衣，讓天地之間變得朦朧而又夢幻。

天上，月兒躲在濃重的雲層後面，靜靜地看着秋雨的舞蹈。地上，無數個和我一樣的閒人，站在窗前，看飄忽的雨絲在天地間傳遞成長與成熟的信息。

這是今年第一場真正的秋雨。伴隨它一如既往沉着穩健的步伐，秋天正式登場，宣告將再次忠實履職，接管天地大事，締造世間偉業。

歲月的又一場豐收大戲序幕徐徐拉開。天地間又一幅七彩美景畫軸緩緩展示。

春雨萌生萬物，夏雨豐盈江河，秋雨滌盪枯枝衰葉，沐浴果紅瓜香。

不同於春雨的纏綿悱惻，如泣如訴，秋雨有的是從容淡定、不急不緩。它不缺少春雨的柔情，體貼豐蘊，卻又不似春雨那樣迫不及待、肆意揮灑。春雨的使命是給委屈了一個冬天的草木溝溪送去甘霖，注入生命的活力。重任在肩，使命必達，只有執着，才能如願。而在奔赴的征程中，回應着山川田園的期盼與渴望，這一份一往無前的執着，化作了溫情脈脈的纏綿。在這一次又一次的纏綿中，大地甦醒過來，江河歡唱起來。

比起夏雨的熱烈，秋雨是平靜的。它有夏雨同樣的情懷，滋潤傾訴，卻不像夏雨那樣的橫衝直撞，借轟轟的雷鳴壯行色、振士氣，喧囂張揚，淋漓酣暢。因為夏雨一出場就面臨着和酷熱的廝殺，它需要有激情，需要有氣勢，才能在這場廝殺中功成名就。它的熱烈，就是激情高揚的旗幟；它的喧囂，就是氣勢豪邁的號



●一場秋雨，一種風景。

AI繪圖

角。

春雨是C大調的樂章，純粹堅決，果斷沉毅。

夏雨是B大調的旋律，嘹亮豪爽，勇敢驕傲。

而秋雨則是A大調的交響，自信希望，和悅真摯。

秋雨來的時候，暑熱仍餘音繞樑，時不時地讓人們極不情願彈出幾粒晶瑩的汗的珍珠以做禮讚，無奈地表示臣服。暑熱當然不會歡迎秋雨的到來，它會竭力釋放自己所有的能量，在秋天裏扮作老虎，去消耗秋雨的生命。

而秋雨呢，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在夏至時節悄然蓄力，在立秋時節偶爾萌動，待白露降臨，便穿過時光的屏障，滴滴霏霏、不事宣揚地給大地以撫慰。它不動聲色，天地卻因它而有聲有色。秋雨欲來，西風作隨從，千山和鳴，萬木吶喊；丹桂喚紅葉，千枝耀金，萬樹披彩。

秋雨既降，暑熱的末日就來到了。秋雨既降，歲月的色彩就凝重了。一場秋雨，一種風景；幾番霜露，幾幅圖畫。秋雨不用像夏雨那樣，用轟鳴的雷聲為自己開道，它只在該來的時候才來，不虛張聲勢，不吆風喚電，來了，就去為田園換一身金色的衣裳，讓山植紅艷，讓柿子像燈籠一樣點亮千峰萬壑。

秋雨隨風而舞，像絲像線像羽毛，又像是一張無邊無際的網，籠罩了一切。

秋雨的樣子，就是山川大地的樣子。莽莽群山，每一片金黃紅艷、每一顆果實芬芳，都有它的氣息。

秋雨的模樣，也許就是每一個人應有的樣子。每一次衝鋒都是為歲月的豐收建功立業，每一次起舞都能為山川的錦繡增輝添彩！

（2026年9月18日。夜。京西蓮花河畔臥虎堂。等了一天，預報的中雨或小雨也未來。）

秋天之上

（外二首）

陳敏

沒有人聽到水流時的低語
沒有人介意落下來的黃葉子，新學年已在路上
仰望秋天之上
心底裝着的顆粒與路徑，會扭動會碰撞
還會飛起來

禾田一茬茬收割，青綠了橙黃了是宿命
成熟了的糧食會揚花
此刻睡
那麼多暗黑裏擠擁的農事
催肥與深挖，一併拿出來說話

篾席排列，擺放在半乾的禾葉旁側攤開身段
泥腥味濃重
日頭炎炎，升高了曬一曬
顆粒少了水分，光澤抹亮眼晴
一些人走遠了，會回過頭看到地上

不可以阻擋青白的仁

田間地壟的那頭
那麼多銀杏樹手握手成林，成汪洋大海
把風捉住吹，雲朵是帆擺渡
高處布滿炯炯的探燈

腳步總是這樣匆匆
看到了生根，發芽，青枝條上探出頭顱
一定輕盈
一定向上拂展面孔
一定包含甘苦的內心
把自己刻印在年月的樹輪裏
凡塵和土黑裏的沉重落下去

斑駁的葉片落地成灰，向天空出發
不可以阻擋青白的仁

還是那麼藍

遠處星星點點。乳白色
直到飛起來漫天，又撒豆成兵
露出喙

鶯鶯，灰頭鴨，路過的白天鵝
俯衝、還仰視的花腦袋點水雀，聚集
四野水，更遠處岸

江心如鳥，江花微瀾
從左到右的樞處，微弱的白線條
牽住了天

歡喜上潔淨與清流
於岸沿曲曲經過，雙手蒙起面孔
步履掩住了
過往的沙礫顆粒，還有泛出苔癬的卵石、積水
還是那麼藍

時代詩行

一院秋光，一壇乾豆角



筆尖故事

崔姪娜



指間歲月



黃覺曼



小時候一到秋天，奶奶就忙活開了。天還沒大亮的時候，她就拎着竹籃到菜園去了，藤蔓上垂滿了豇豆，一根根修長飽滿，翠色欲滴，頂端還掛着沒有凋謝的小花。奶奶用手去觸摸豆藤，把成熟的豆角摘下來，然後輕輕放入竹籃中。

清晨的露水掛在豆莢上，涼絲絲的，竹籃很快就裝滿了大半，回到院子裏，奶奶坐在井台上擇菜，把豆角兩端掐掉，把兩邊的老筋撕下來，再放入清水中反覆清洗。水珠順着青色的豆角流下來，在她藍色的衣服上面留下了一道一道白色的痕跡。

清洗好的豆角碼放在竹籃裏，帶有一股草木香，我搬來一個小板凳坐旁邊看着，大鐵鍋裏的水早已經燒開，把豆角放進去焯一焯，再用冷水沖洗一下降溫。

等水分全乾了之後，奶奶便拿起菜刀來把長長的豆角切成一寸長的段兒，排在竹蓆上，一根緊挨着一根。她的腰彎得很低，手很大很厚，指甲上有很多細小的裂痕，把纏在一起豆角一根根分開來曬，不讓它們重疊在一起擋住陽光。陽光灑滿了整個院子，院子裏頓時熱鬧起來，竹蓆上鋪着碧綠的豇豆，牆角的簸箕裏裝滿了鮮艷的紅辣椒，房簷下掛着一串串金色的玉米。

青綠色、大紅色、暖黃色交織在一起，色彩濃重質樸，微風吹來的時候，辣椒串互相碰撞，發出一種清脆的聲音。

各種氣味混合在一起，有豆角清新淡雅的草木香，玉米淡淡的甜香，辣椒濃烈的辛味，還有泥土在陽光下曬透後濃郁的氣息，所有的味道經過陽光蒸騰後，形成了只有秋天才有的能讓人心情平和的味道。

奶奶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把豆角翻一翻，她的手很糙，但動作卻很輕柔，慢慢地撥開堆在一起的豆段，生怕用力太大把豆段掰斷了。額角沁出薄汗，她抬手用袖口一抹，繼續彎腰勞作。神情平淡從容，嘴角淺淺噙着笑意，心中自有盤算，不急不躁。

一邊晾曬着一邊輕聲地說道：「曬乾收好，冬天

燉肉最好吃。」給你父親帶一包，給姑媽留一包，孩子們都可以嘗到。說起娃兒們來，手上的動作也慢下來了，身子也往前傾了傾，把竹蓆邊角上散落的豆角聚在了一起。顏色逐漸加深，青綠色變成柔和的茶褐色，豆子的段落微微捲起，邊緣也往裏面收了一些，陽光照過去的時候，原來的潤澤光澤沒有了，蒙上了一層啞光柔潤的溫暖。一邊遞簸箕、一邊趕着蠅的我，還不時地伸手摸一摸竹蓆的邊沿，感到有些發燙，隨着太陽升高，地上的影子也開始移動。院子裏非常寂靜，只有竹蓆被掀開的時候發出的沙沙聲，遠處偶爾傳來幾聲雞鳴。有一天我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出去要摸豆角，奶奶馬上擋住了我的手：「別動，弄亂了曬不均勻。」

我連忙收回手，她低頭繼續打理，慢悠悠補上一句：「等冬日燉肉，第一碗先盛給你。」立秋之後很長時間豆角才會徹底曬乾，再一層層地壓實裝進陶罐裏密封好。在冷冽的季節裏把五花肉和熱水一起燉煮，就會有香味散滿一室。

奶奶果真將第一勺燉豆角舀進我的碗裏，後來奶奶年歲大了，院子裏再也不曬乾貨，再往後，院落空了，奶奶也不在了。

每年一到秋天，空氣裏就充滿了清新的味道，我的腦海裏就會浮現起一個早晨的畫面，竹蓆上鋪滿了綠色的豆角段，奶奶彎着腰，在陽光底下認真地翻弄着手裏的豆角，嘴裏還叨念着要給娃兒們留下點好吃的。

何止是曬豆角，她把一束束秋天的陽光收藏起來，封存在罈子裏，在寒冷的冬天裏也可以擁有一份溫暖。後來城裏買的乾豆角，下鍋一燉，味道有點像，但是少了一種味道，少了秋日艷陽下風乾後的清脆和一雙粗糙的手掌在豆角上留下的微微暖意。

又到秋天，想起奶奶，想起竹蓆上邊角蜷曲的乾豆角，心頭忽然安定。彷彿有人跨越遙遠路途，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沒有言語，可你清楚，她一直都在。



●又到秋天，想起奶奶，想起竹蓆上邊角蜷曲的乾豆角。

AI繪圖



●神鼎山莊一景

網上圖片

陡然的陰雨也沒能降了國慶的溫，火紅的長沙街頭多了無數像我一樣行色匆匆的外地人。湖南真是塊寶地，趁着長假來掘寶的人絡繹不絕。

而我，要去的是汨羅江畔的神鼎山，聽說那裏有個神鼎山莊，山莊裏有個烏木博物館，館主是個很有故事的人。他把汨羅江底的千年沉木和流傳千百年的木雕手藝，講成了一個省級非遺烏木雕刻技藝傳承的傳奇。

雨，時斷時續。風，帶着深山的寒意和節氣的流轉。遠山，深邃而縹緲。近處，霧靄掩到半山，水汽將神鼎山莊的樹木湖光古道廊簷牌匾都洗了一遍。

故事的主人蘇文勝俯身於案前，他手中親斫的烏木琴正起着《陽關三疊》的調。那雙舉過斧子、握過鑿子的手，落在弦上沉穩而靈動。木有清音，他將烏木的清音提了出來，於是江風、古木、匠人的呼吸，都在音符裏匯合。

「屈子撫琴」靜置於不遠處，琴上無弦，卻似有鳴聲自天外而來，屈子眼裏泛着汨羅的波光。博物館太多與屈子相關的雕刻，每一個汨羅人心中都住着一個屈原，蘇文勝心中的屈原被烏木托着。

琴罷，蘇文勝啜着茶，給我們講起故事。汨羅江烏木雕刻，是湖湘大地上一門以「沉」為底色的老手藝。烏木深埋江底，歷經千年碳化，質地堅如鐵石，色澤沉如夜色。神鼎山鎮一帶，舊時木匠多以烏木為材，借平刀塊面、圓刀雕琢、浮雕雕雕諸法，將龍舟競渡、屈子行吟、洞庭漁火一一喚醒。他的祖父蘇少清在清末創辦「文木號」，以烏木入雕，開一方風氣；他的師父李緒清繼之，精研樑枋、斗拱與傢具雕花；到了他這一代，這門技藝被帶入更遼闊的當代語境。自小喝着汨羅水、聞着烏木刨花長大的他，隨父輩掄斧執鑿，又把半生光陰交給烏木，最終成為湖南省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

他領着我們參觀他的烏木博物館。我站在巨型烏木雕刻《情聚汨江圖》前久久不能移步。時光彷彿凝固：斧、鋸、鑿、刨掛回原處；圖紙安靜地躺在玻璃櫃中；墨蝶一樣的花木貼成一幅畫，餘材殘料會有新的歸宿，雕刻的人已離場。但時

光又如此清晰地流動着：龍舟破浪，旗鼓喧天，屈子祠前香火與江聲相纏；歸真古寺、重巒疊嶂、清流迴環。人物流走於情境中，眉目含情。舟楫鱗次於江波上，井然有序。松針如簇，水紋似歌。汨羅人把家山、節俗、信仰與記憶，聚焦於千年古木的木紋裏。

蘇文勝告訴我，這是他與團隊花了四年時間，在這段重4噸、長11米、高5.6米的烏木上打造的汨羅記憶。

烏木雕刻，是一場與時間的談判。選料、陰乾、勾畫、雕刻、打磨、上蠟——每一步都急不得。說這話時，這位汨羅漢子頗文藝地總結了一句：「時間有時間的順序，木頭有木頭的性子，得順着它們。」陰乾需要數月乃至數年，江底帶來的濕氣不是一下子能退清的；勾畫不是普通的畫稿，需要研究木紋，辨其裂、順其勢、借其色；雕刻時平刀取勢、圓刀出神，鏤空處見光，透雕處聽風。

在蘇文勝心中，斧刨不是工具，是兵，軍令如山，兵按令而行。烏木也不只是木，是「器」。大器載道，於是傢具、擺件、文創，皆為之而生。而烏木古琴最見道心：取密度均勻、無裂無痕之材，先循木紋製琴身，保天然光澤與音色，再以傳統工藝成「撫琴抒懷」之意。千年沉木遇上古韻，屈子「援玉枹兮擊鳴鼓」的浩嘆，便在絲弦上重新有了溫度。

滿室木香，滿屋古韻，見證走過的路：2013年《天問》獲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精品展百花杯銀獎；2022年大型湘繡座屏《天下洞庭》被省政府收藏，展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南廳；2023年烏木古琴《屈頌式·湘風》再奪百花杯金獎……榮譽如江潮來去，蘇文勝最在意的，仍是神鼎山下那間工坊。他收徒授藝，也寫論文談烏木古琴傳承，把口傳心授的老法子，寫進當代教育與傳播裏。

離開時，雨雖歇風卻未停，我們的衣袂獵獵於神鼎山的秋寒裏。蘇文勝謙恭地道着別，烏木的底蘊文化的熏染，讓這位汨羅漢子身上更多了層仙風道骨。千年的傳續，三代人的積澱，此刻成了一座通往過去和未來的橋，烏木深處，江聲不絕，刻痕盡頭，文脈長流。